

花腔

李洱 著

李洱：我很早就想写一部书，由正文和副本构成，由无数的引文构成，引文中又有引文。或许人的命运就存在于引文之中，就存在于括弧内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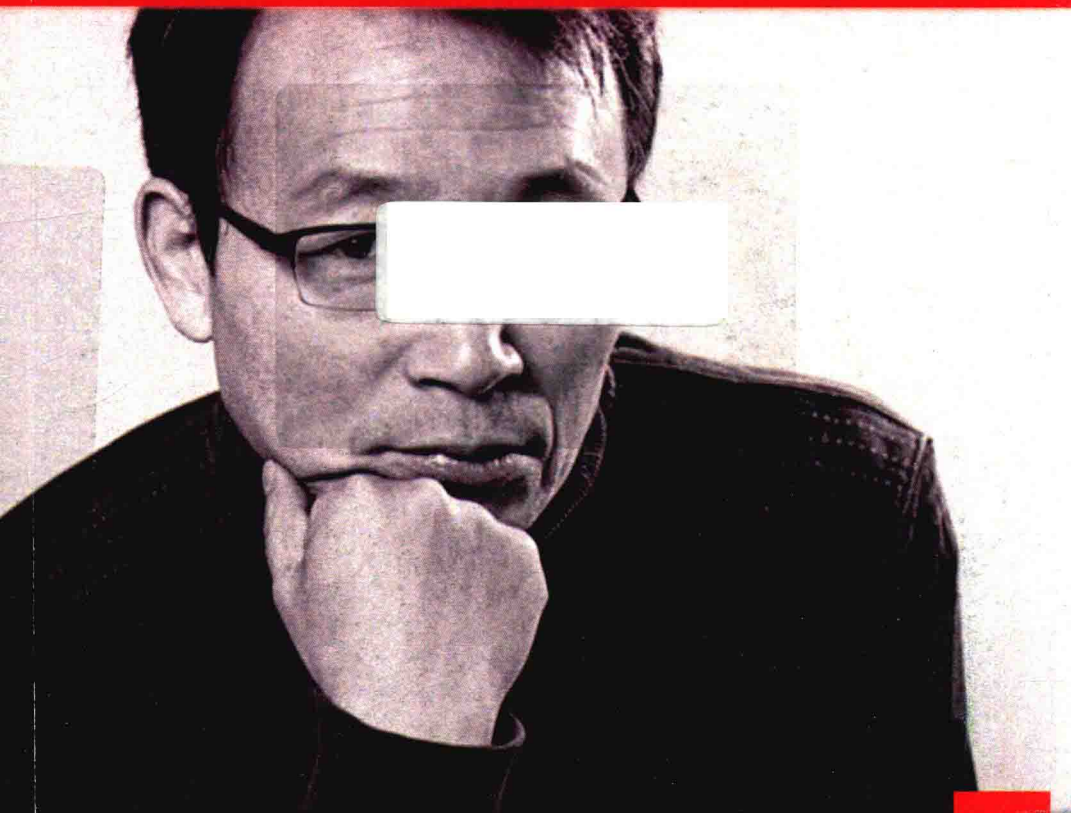
李洱作品系列

(长篇小说)

始终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
百科全书式描写巨变的中国

(Li Er's Series)
(of Works)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洱作品系列

花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腔/李洱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11

(李洱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1-6380-9

I. ①花…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8742号

发 行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丁元昌

美术编辑: 丁旭东

书 名: 花 腔

作 者: 李 洱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73,000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380-9/I · 5098

定 价: 49.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自序

十年前，有编辑朋友说，愿意编辑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最近几年，也不断有人这样建议。对朋友的好意，我当然要表示感谢。但是，我却不敢贸然应允。

对自己的作品，我一直缺乏足够的信心。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写作者，但是认真只是一种工作态度，它并不能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我也自认为写出过一些好作品，但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我却心中无底。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抽出时间，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润色，好像它们还只是一些半成品，不该轻易拿出来示人。

熟知我的读者都知道，我这样说，并非矫情。

我收到过、拜读过很多朋友的作品集、文集。阅读朋友的作品，既是与朋友相处的方式，也是向朋友学习的机会，你可借此知道当代的写作状况。但是说句实话，对这些作品集、文集能有多少读者，我总是不免有些怀疑。以自己的阅读为例，中国作家中，除了鲁迅的文集，别人的文集我确实没有认真通读过。外国作家中，除了加缪的文集，我也没能全都读完。是啊，除了研究鲁迅和加缪的少数专家之外，谁又会去通读他们的文集呢？对鲁迅和加缪这样的顶尖大师尚且如此，遑论对于他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对出版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确

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现在当这套作品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不安。

如果你问我，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将它们集中出版呢？我想了想，终于找到了一些理由。首先当然因为是出版社的盛情。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出版社，从这里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对他们的好意，我除了感谢还得接受。其次，我逐步认识到，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的。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毛病百出，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失败之作，或许还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坦率地说，这两种情况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安慰。而我，既需要鞭策，也需要安慰。

这套作品集，除了收录我的小说作品，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文学对话录、演讲以及随笔。与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批评家、记者，无疑都是文学的行家。借对话和演讲的机会，我讲述了我对人与事、对文学与时代的一些看法。正是那样的一些看法，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成功与失败。

感谢阅读这套作品集的每一位读者朋友。

李 洱

2012年9月27日

卷首语

昨天我才意识到，我与这本书已经相伴十年了。这让我感到惊讶。但是，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葛任的故事，我就是再花去十年，也是值得的。

其实，这并非我一个人写的书。它是由众多引文组成的。我首先要感谢医生白圣韬、人犯赵耀庆以及著名法学家范继槐。他们不光见证了葛任的历史，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讲述了这段历史。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讲故事的能力足以和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家相比。他们的讲述构成了本书的正文部分。其次我也要感谢冰莹女士、宗布先生、黄炎先生、孔繁泰先生，以及外国友人安东尼先生、埃利斯牧师、毕尔牧师、费朗先生、川井先生等人。作为本书的副本部分，他们的文章和言谈，是对白圣韬等人所述内容的补充和说明。

读者可以按本书的排列顺序阅读，也可以不按这个顺序。比如，可以先读第三部分，再读第一部分；可以读完一段正文，接着读下面的副本，也可以连续读完正文之后，回过头来再读副本；您也可以把第三部分的某一段正文，提到第一部分某个段落后面来读。正文和副本两个部分，我用“@”和“&”两个符号做了区分。之所以用它们来做分节符号，而不是采用通常的一、二、这样的顺序来划分次序，就是想提醒您，您可以按照自己对故事的理

解，重新给本书划分次序。我这样做，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葛任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完成的。

有人说，葛任的生与死，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与死。还有人说，葛任身后长着一尾巴，一条臧否各异、毁誉参半的尾巴，一不小心就会抽打住您的神经末梢。前天早上，我打开电脑的时候，又看到一位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葛任是一块魔毯，既能将你送上云端，也能将你推下幽谷。这些话准确与否，读完本书的朋友或许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我是葛任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亲人，但书中的引文只表明文章作者本人的观点，文章的取舍也与我的好恶没有关系。请读者注意，在故事讲述的时间与讲述故事的时间之内，讲述者本人的身份往往存在着前后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一差异，他们的讲述有时会出现一些观念上的错误。我相信读者能正确地看待这些错误，所以我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纠正。我只是收集了这些引文，顺便对其中过于明显的遗漏、悖谬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和梳理而已。当然，因为葛任是我的亲人，我对他的爱也与日俱增，所以在与本书相伴的十年间，尽管工作的性质要求我保持冷静和超然，但很多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要放声大笑，或低声哭泣，或在沉默中战栗……

目录

自序	001
卷首语	001
第一部 有甚说甚	
消息	003
二里岗战斗的常识	010
毛驴茨基	014
与田汗拉家常	023
早产儿	028
葛任家谱	032
帽子戏法	037
李有源之子	043
张家口	046
白圣韬的丈人	055
诗朗诵	059

谁曾经是我	062
鼻出血	067
粪便学	070
菩萨心肠	075
东方的盛典	081
二人行	088
雪泥鸿爪	094
上一次远行	096
忧郁斯基	105
易子而食	113
梅苏膏（哥）	120
屎白疗伤	125
大宝	132
活口不留	135
白圣韬的结局	141

第二部 向毛主席保证

向毛主席保证	145
劳改队	148
歌乐山	151

蚕豆花	156
命令	159
东方红	164
奔丧	166
父亲之死	172
革命友谊	180
初恋	183
葛任赴日	188
大贞丸号	189
黄鼠狼给鸡拜年	195
显微镜	197
蚕豆乖，乖蚕豆	206
行走的影子	212
杨凤良	216
关于杨凤良	223
密电	228
一个谜案的揭晓	234
盼星星，盼月亮	235
山花烂漫	240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243
宗布的大荒山之行	250

白圣韬又被吊了起来	256
慢性腹泻	262
白圣韬见到了葛任	265
透明，轻盈，绯红	269
杨凤良之死	272
邱爱华	279
葛任却没有走	282
真诚的痛恨	286
马缰绳	289
阿庆之死	293

第三部 OK，彼此彼此

我是来还愿的	297
一点说明	300
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302
南陈北李	305
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续）	310
希望小学	313
晕船	315
交通线	320

第一夜	322
剧团	326
葛任劝我走	332
好一朵茉莉花	335
胡安之死	339
历史诗学	348
每天都有人头发变白	353
关于阿庆的一点补充	358
狗的哲学	362
巴士底病毒	368
扁桃体发炎	372
万物为刍狗	375
谈诗论道	380
徐玉升与《逸经》	386
组阁	390
杨凤良的后人	393
一箭双雕	398
对邱爱华之死的补充	401
迷雾中的冰莹	406
费朗的记述	412
屁股擦干净	416

张奚若	420
川井寻兄	422
七福神与喜鹊宴	427
调查研究	435
我成为我的开端	441
阿庆的工作汇报	444
真实就是虚幻?	449
白圣韬	452
西官庄邮局	457
循序渐进	459
姑祖母的顾虑	462
劝降	464
小休息，大休息	468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472
尾声	479

第一部 有甚说甚

时 间： 一九四三年三月

地 点： 由白陂至香港途中

讲述者： 白圣韬医生

听 众： 范继槐中将

记录者： 范继槐随从丁奎

@ 消 息

将军，有甚说甚，那消息是田汗告诉我的。那时我还在后沟。干你们这一行的，定然晓得枣园后沟。对，那里有一所西北公学，还有一个拘留所。我自然是在拘留所里。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来月。那天晚上，当田汗来后沟看我的时候，我想，他定然是看着同乡之谊，来给我送行的。唉，我可能活到头了。按说，我是学医出身，也上过战场，死人见多了，不应该感到害怕。可是，一看到他，一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我的胆囊还是缩紧了，就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窖。我做梦也没想到，田汗是来告诉我那样一个消息的。

他把我领了出来。走出那个院子，我看到了他的卫士。他们离我们十几步远，猫着腰来回走着，就像移动的灌木。此外还有几个站岗放哨的人，他们拿的是红缨枪。（在夜里）那红缨看上去是黑色的。此时，朔风劲吹，并且开始下雪。一个卫士走了过来，递给田汗一件衣服。那衣服是用斜纹布做成的，就像医院里的病号服。

它比老乡织出来的土布软和，唯有首长和刚到延安的学者才有穿的份儿。不瞒你们说，当田汗把它披到我肩头时，我忍不住流泪了，鼻涕也流了出来。田汗看着我，想说些什么，但一直没有说。我的脑子更乱了。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他说，这里太冷了，还是回后沟吧。他没有把我送进拘留所，而是把我带进了一间暖烘烘的窑洞。看到墙上贴的列宁像和教室分布图，我方才晓得那是西北公学的一间办公室。他把鞋脱了下来，掏出鞋垫，用火钳夹住，悬在火盆上方烤着。一个卫士进来要替他烤，他摆了摆手，命令他站到外面去，不许放一个人进来。窑洞被他的鞋烤得臭烘烘的，再加上炭火的烟气，我的眼睛就熏得眯了起来。不怕你们笑话，当时我觉得那气味很好闻，很亲切。他翻开自己的裤腰，逮住一只虱子丢进了火盆，我听到叭的一声响。尔后，他又逮了几只，不过，他没有再往火里扔，而是用指甲盖把它们挤死了。

他身上的酒气，让人迷醉。他掏啊掏的，从身上掏出一个酒葫芦。他把酒葫芦递给我，尔后又掏出两只酒杯，用大拇指在里面擦了一圈。他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我倒了一杯。他说：“喝吧，怎么？还得我给端起来？”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有人请我喝酒。我又流泪了。当他又从怀里掏啊掏的，掏出两只猪蹄的时候，我赶紧咬住了嘴唇，不然，我的口水就要决堤而出了。田汗问我这酒怎么样，我说，好啊，真好啊。葛任没死的消息，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说的。我刚啃了一口猪蹄，就听他说：“有件事，给你说一下，葛